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循吏傳第五十九

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

宋祁曰越本無也字

文翁

張叔等十餘人

華陽國志曰叔明天文災異始作春秋章句官至侍中揚州刺史　又曰張寬字叔文成都人

買刀布蜀物　師古曰布蜀布細密環也

宋祁曰注文細密環也景本據史館本改作

細客者也

又

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師古曰文翁學堂于今犹在益州城内

水經注曰大城南門曰江橋橋南曰萬里橋西上曰夷橋下曰笮橋南岸道東有文學始文翁為蜀守立講堂作石室於南城永初後學堂遇火後守更增二石室後州奪郡學移夷里道西

隋書經籍志有蜀文翁學堂像題記二卷

集古錄目曰周公禮殿記文翁為蜀郡守始立學校安帝永初中以火災被

焚獻帝時太守高联重修立之　金石錄曰今成都府學有漢時所建舊屋柱皆正方上狹下濶此記在柱上刻之初平五年立距今蓋千年矣而字畫完好可讀　隸釋曰周公禮殿規模古質并斗單制此記刻于東南之一柱亦未爾歐陽氏以為文翁石柱記者誤也

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

華陽國志曰文翁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是時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

之後學校陵夷俗好文刻翁乃立學選吏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還以教授學徒鱗萃蜀學比於齊魯已漢亦立文學

蜀志秦宓傳曰蜀本無獨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

王成

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

劉攽曰長吏守丞吏當作吏郡使守丞國使長吏皆一物也故揔言郡國上計長吏守丞後漢百官志諸侯王相如太守長吏如郡丞又邊郡有丞元有長史長史上計無疑矣長史者通于令丞尉之稱與守丞連言之說不可不爾下言長史守丞同

黄霸

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

宋祁曰姚本刪以字

坐同産有罪劾免

宋祁曰庭當作廷

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扵軾前以章有德

宋祁曰景本越本自賜車蓋止以章有德無此二十三字

太守霸為選擇良吏

劉攽曰太守字當在霸為字下

烏攫其内

宋祁曰攫說文曰捽也音九縛反

其亭猪子可以祭

宋祁曰猪當作豬

不先以聞

宋祁曰姚本作不先聞

馬不適士

蕭該音義曰適讁足也讁音相代反韋昭音詩歷反案今漢書讁字作適字注云適始歷反予謂與韋昭音同

五鳳三年

宋祁曰景本三作二

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覇以為神雀

議欲以聞師古曰此鳻音分字本作鳻此通用耳

宋祁曰今官本介字誤作芬並鳻字鳻亦音芬是鳥聚貌非鳥名也予見徐鍇本亦如此改定案許慎說文鳻音古拜反說曰鳥似鶡而色青出羌中與師古所引符合徐改為介今從之　困學紀聞曰徐楚金攷說文當為鳻

雜問郡國上計長吏

宋祁曰吏當作史後同

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

宋祁曰景本無弟弟字

先上殿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為殿不必宮中

演繁露曰古今事物名稱隨世更易顏言未必無理然元后傳王根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董賢傳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重殿洞門師古于此故曰殿有前後皆天子制也則不更以殿為高屋矣豈以殿之重複者乃為天子禮耶不然何以語皆出顏而二傳異釋也鄭司農釋周禮朝士所掌外朝曰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

外朝也司農所見東都制也應劭曰丞相舊位在長安時府有四出門隨時聽事明帝時但為　西門耳國每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西王侯以下更衣併存即周禮外朝也干寶注曰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天子與丞相決大事是外朝之存者由鄭應于三說合之人臣府第乃有殿為則師古謂凡高嚴之屋皆得稱殿似矣而三人同辭皆謂此殿以朝會為名而天子又嘗臨幸則恐未必敢以聽事也若霸府殿正受計其上則是相

府所得專有此西都于此種等差未致其察也故魯雖諸侯王而靈光巋然亦不以僭制而毀削也且其得名爲殿者以嘗受朝備臨幸則他公府不皆有而朝會臨幸亦止在司徒府耶按漢宮典儀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則亦不在禁中諸家謂古外朝在路門之外其地亦與古應也則是殿也雖立于司徒府非司徒可得而有也

不爲條教者在後

宋祁曰卲本無後字

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
宋祁曰郡字疑作羣字
未邑
雖有亦安所施師古曰言在遠郡無足展效也
宋祁曰注文舊作放姚本改作效
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
宋祁曰事當作士
龔遂
盜賊亦皆罷師古曰罷讀曰疲言為盜賊久心亦疲厭
劉奉世曰盜賊與刼略相隨史以為二事故

前云盜賊亦皆罷後云刦略者去兵末乃捴云盜賊於是悉平矣師古疑前未嘗言皆罷故解為疲字乃非遂功矣但如字讀之文意

酷吏傳第六十

黄氏日抄曰郅都公廉而敢諫守北邊匈奴遠却為治雖尚嚴首惡之外未嘗濫誅班氏顧以之首酷吏何哉愚嘗反覆之終篇而後知古人用意之深未可輕議也大抵刑法之酷未必足以禁姦而適足以激民之姦漢自高皇帝以寛大立國其將相大臣又相繼以

清淨為治涵養休息至於文景其民無不樸
畏自重而都乃獨先之以嚴行法不避貴戚
其意若曰不畏強禦而已而斬斬無餘味風
俗遂為一變未幾寖成以陰刻之資而刻之
自寖成趙由之後秉多事之衝而甚之於是
張湯之徒定律令王温舒尹齊之屬復以事
湯得志一時相師皆務於酷而吏民益輕犯
法盜賊滋起繡衣直指斷斬郡國亦且無可
奈何推所自來誰實昉之夫貴戚犯法而避
之固不可然天下獨無中道乎凡治道去泰

甚者且矯枉一過其正其流弊乃爾愚故謂郅都非酷吏也而酷吏實自郅都始也傳之酷吏之首庸何辭古人所謂作俑之戒於斯信矣後世有天資剛正而疾惡大甚者盡亦少思哉

盧璘曰司馬遷傳漢酷吏凡千人張湯杜周在焉至班固爲傳乃不入此二人劉元城謂湯之後安世爲相世世多賢者至光武有名統者更有聲固以其子孫賢故貸之其并貸杜周者杜周者則子産立公孫洩之義也果如此則固之意勢利之甚豈爲信史

元城人謂遷教臣忠固教子孝教忠孝悲亦不當如是也予竊謂固之意別有在焉遷好奇之士也傳酷吏僅十人蓋惟其酷亦異其才也而固於十人之中獨去湯與周或更論其行乎湯素不貪以小吏至三公死之日有棺無槨周素貪初仕一馬不全死之日家資巨萬則湯之酷也以廉周之酷也以貪貸湯者嘉其廉故別其籍去周者羞其貪故削其傳

刻轢宗室 師古曰轢音來灼反

宋祁曰櫟當音来各反

郅都

河東大陽人也

愚按史記云楊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楊城本秦時楊國漢楊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為楊唐初改為洪縣以故洪洞鎮為名也秦及漢皆屬河東郡郅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郅都河東太陽人班固失之甚也大陽今陝州河北縣是亦屬河東郡也

濟南瞯氏應劭曰眼音馬瞯眼之瞯

蕭該音義曰案爾雅馬一目白曰瞯

匈奴至為偶人象都

愚按史記索隱云漢書作寓人象都今本作

偶古人偶寓通用

寗成

史記作寕成寗與寕通秦始皇紀以寗越為

寕越也

為少史

宋祁曰淳化本越本少作小據史館本作少

周陽由
未嘗敢均茵馮
困學紀聞曰呂成公曰吾觀汲黯廷折公孫
弘質張湯揖衛青所謂眼高四海空無人者
也彼周陽由孫豚腐鼠何足以辱同車而反
謂黯不敢均茵馮班固之陋至此愚按班史
實本于史記　宋祁曰茵亦作鞇霍光傳作
緗晋灼音義作緗字亦作因
議不受刑自殺
劉敞曰議當作義

趙禹

以佐史補中都官

宋祁曰淳化本史作吏刊誤據史館本改作

史

極知禹無害

劉奉世曰足以知謂廉平之類爲無害也

禹終不行報謝

劉敞曰報謝當屬上句言公卿造請禹而禹

終不詰之 辨惑曰此當以不行報謝爲句

而師古以報謝屬下文予固疑之及讀三劉

漢書既已刊誤矣

以老從為燕相

宋祁曰老字上當有先字

義縱

有弟無行

宋祁曰校本改時作行

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

蕭該音義曰姁音煕主反韋昭音同李奇音

呼

閲吏稅肆郡國出入關者

宋祁曰蘇林曰稅音代閲之閲

皆奔亡南陽

劉攽曰南陽屬下句　愚按徐廣讀史記如

此

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師古曰奏請得報而論殺

劉敞曰縱捕定襄獄一切捕鞫而云是日皆

報殺則非奏請報可之報矣然則以論決為

報

閻奉以惡用矣

愚按史記太史公曰水衡閻奉朴擊賣請是

惡用也

王溫舒

少時椎埋為姦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

愚按此用徐廣之說而刪去或謂發冢四字

椎埋自是發冢今破冢者皆以椎擊棺也

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

劉敞曰驗此可與報益異矣

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

史記索隱引服虔曰徒但也猜惡也應劭曰

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人而作禍敗者而使之

今本師古概以為應劭之說

憚之未敢恣治

宋祁曰或無治字

尹齊

東郡茌平人也

蕭該音義曰韋昭曰茌音鯔字林曰茌草亦

盛也

楊僕傳

愚按史通曰必謂漢書為煩也若武帝乞漿

於栢父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

楊僕恬寵而移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乎

移關之說應劭酈道元始詳言之史公不錄

班史遂爾闕如

河南守舉為御史

宋祁曰越本守作辟

獨有先破石門尋陘

宋祁曰陘或作阻

為朝會不置酒

宋祁曰為字上當有朕字

願盡死贖罪

宋祁曰死字下當有行字

咸宣

稍遷至御史及丞

宋祁曰淳化本為御史中丞刋誤據史館本改予依南本添及字

坐怒其吏成信

愚按王温舒傳閱中楊贛成信等疑即是人也

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

愚按史記百作白段作殷徐廣曰一作假人

亦有姓假者也漢書用字多減省其偏旁如
減宣省為咸宣則假仲省為叚中師古但言
中讀為仲而不言叚讀為假豈不從徐廣說
乎

有堅盧范主之屬
蕭該音義曰鄧展曰延篤讀堅曰甄晉灼曰
音近甄城字書巳先反　愚按史記主作生

田廣明
女欲不貴矣
宋祁曰不字當有音疑注脱

以前為馮翊

宋祁曰為字下當有左字

不至貿

蕭該音義曰貿音贅韋昭曰所期約誓地

下太守杜延年簿責

宋祁曰太守姚本作太僕

兄雲中為淮陽守

宋祁曰淮一作薙姚本改作淮

田延年

先齊諸田也

宋祁曰先字上當有其字

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為僦

宋祁曰服虔曰雇載曰僦音將秀反

詐增僦直車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

劉攽曰延年未嘗有酷烈聲而附此傳中何

也延年決大議其明勇過雋不疑至詐增僦

直是韓延壽比耳

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

劉敞曰議當作義

自乞之何哉

宋祁曰江南本作自之徐鍇改作自丐今詳
注云自謂乞與之則正文不應云自乞之今
兼存

使我至今病悸
宋祁曰韋昭曰悸心中喘息也音水季反

嚴延年
還為涿郡太守
宋祁曰還字下當有還字

延年至遣其掾蠡吾趙繡按高氏
宋祁曰越本按作劾

果白其輊者
宋祁曰越本無果字
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絶也
史通曰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
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所
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
錙銖無爽而云不能絶乎
府丞義出行蝗
宋祁曰當作府丞狐義
又延年案獄吏廉有臧不入身

宋祁曰越本删有字

適見報囚報師古曰奏行決也

劉攽曰檢尋前後直謂斷決囚為報爾非奏得報也如今有司書囚罪長吏判准斷定所謂報也

尹賞

殺義渠長妻子六人

宋祁曰六人或作二十八

枹鼓不絶

蕭該音義曰字林曰枹擊鼓柄音浮

便輿出瘞寺門桓東

宋祁曰桓徐鍇攺作垣非是蕭該音義作寺門外垣東又云今漢書多作垣字葢後人多知墻垣不知桓表當從桓　劉攽曰便讀如箯

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

宋祁曰李竒阿音烏蕭該案漢書作阿媚人主者傳寫誤

亦質有文武焉

宋祁曰亦字下當有皆字

貨殖傳第六十一

陳仁子曰班固踵遷史叙貨殖雖多襲遷語然自宣曲任氏而上皆戰國秦漢初人天漢而後獨無聞焉豈非告緡權筭之餘陶朱猗頓之輩不能自存乎議者謂遷史為謗書其得固以自道矣

黄氏日抄曰所傳自計然以來固以紀事變之始而以子贛參其間則不可之大者也夫子所稱貨殖云者若曰富貴在天有志於道有所不必問而賜乃未能忘情焉則於進學有妨未至於顏子之庶焉

耳豈若後世生産作業孜孜於利者哉且以子贛孔門高弟而下與區區頫拾卬取者同科以纖瑕而汙拱璧又豈所以為賢者諱耶雖然以贛之賢而徼有貨殖之心已為班氏所辱如此為吾徒者亦可以戒矣　愚按此篇取於史記者幾什之九陶朱子贛白圭猗頓烏氏蠃巴寡婦清又皆周秦時人闌入傳中殊無限斷

然猶山不槎蘖

劉奉世曰蘖讀如牙蘖之蘖旁出嫩枝也義

與夭相對宋祁曰窪浙本音士雅反

備物致用立成器

宋祁曰一作立功成器一作立物立功致用

成器

圍奪成家者為雄桀師古曰圍謂禁守其人也

劉敞曰圍讀如禦人於國東門之禦

迺用范蠡計然孟康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為首豈聞復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于范蠡蠡之師也焉有如此而越國不記其事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師古曰蔡說謬矣據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豈是范蠡書篇

手計然一號計研故賈誼曰研桑心計於無垠郎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嘗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五方所出貨殖之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寔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載

容齋續筆曰唐正元中馬揔所述意林一書抄類諸子百餘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之公子也為人有內無外狀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志沈沈不肯自顯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其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為人鳥喙不可與

同利也據此則計然姓名出處皎然可見裴駰注史記亦知引范子北史蕭大圜云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豈子建表引文子李善注以為計然師古蓋未能盡也而文子十二卷李進注其序以謂范子所稱計然但其書一切以老子為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意林所編文字正與此同所謂范子乃別是一書亦十二卷馬揔只載其敘計然及他三事云餘並陰陽曆數故不取則與文子了不同李暹之說誤也唐藝文

志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問計然荅列於農家其是矣而今不存

延治產積居與時逐

劉攽曰與時逐宜屬下句治產治凡可以生息者積居積貯成物居停之與時逐而不責於人言此兩事自與天時馳逐無求責於人也

發貯鬻財曹魯之閒

史記發貯作廢著

李克務盡地力

困學紀聞曰以藝文攷之李克七篇在儒家李悝三十二篇在法家盡地力者悝也非克也貨殖傳誤　愚按此亦沿史記之誤索隱已辨之

烏氏臝

史記臝作倮師古曰氏音支烏氏姓也　愚按史記集解引韋昭曰烏氏縣名屬安定師古於地理志烏氏註亦以氏音支則韋昭之說為是史公於貨殖諸人莫不詳其所居之地猗頓與富於猗氏而得稱然則臝何不可

以烏氏冠乎後言間獻遺戎王安定近戎故
也

戎王十倍其償

宋祁曰償字上當有價字

牛千蹏角

宋祁曰越本作牛蹏角千

馬蹏噭千

史記索隱曰小顏云噭口也蹄與口
為二百疋若碩亂則云上文為二百蹄與千
户侯等此蹄噭千比千乘之家不容亦二百

則噭謂九竅通四三而成一馬所謂生之徒十有三也

荅布皮革千石

史記荅作榻師古曰荅者重厚之貌而讀者妄為榻音　刊誤補遺曰古者漢書音讀皆有師承之自未可遽非之也晋羊曼與郗鑒十壹蔡謨等八人號八伯擬古之八雋皆一時名流也而曼為䵬伯顔氏家訓云䵬者多饒積厚之貌與荅布重厚之意相近集韻荅䵬二字同託合切與榻音亦相近集韻別出

䵵字引䵵伯字按家訓䵵字用盛弘之晉書本而集韻䵵字用唐御製本要之荅布之荅乃與晉八伯名實相當字書宜於荅字下注云託合切重厚貌一作䵵

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孟康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當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其三廉賈貴乃賣賤乃買故十得五也

劉敞曰貪賈務賒貸仍取厚利常多亡失故三之廉賈取之約未嘗亡失故五之　劉奉世曰此謂子貸取息也貪賈取利多故三分取息一分廉賈則五分取一耳所謂歲萬息

二千也

為平陵石氏持錢

日知録曰持錢猶今人言掌財也

石氏訾次如苴

日知録曰如氏苴氏皆平陵富人而石訾亦次之

而丙氏尤甚

史記作曹邴氏

其先為督道倉吏

劉奉世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注

漢宮閣疏所稱細柳倉也為倉吏故能藏粟致富也

善富者數世

愚按史記索隱以善字屬上句謂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也

塞之斥也唯橋姚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粟以萬鍾計

劉攽曰顏說未盡塞之斥也公私皆有費用故橋桃得以致富豈謂待廣地恣其畜牧哉

田牆
史記作田嗇
秦楊
史記作秦陽
翁伯
史記作雍伯
質氏
史記作郅氏
又
況掘冢搏掩
愚按史記云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則
博為六博掩為意錢之屬無疑矣師古前說

稽發

史記作桓發

游俠傳第六十二

習學記言曰班固以司馬遷序游俠述貨殖是非悖謬信如此便不合登載而仍用遷條例因其舊文無所更易是不知遷之所為傳者即固之所謂謬也固舉管子言四民不得雜處此非先王舊法亦非管仲治齊法也以左氏考之彊宗大姓富民豪賈三代固已有

之固所謂列其行事以傳世變自范蠡起者亦未然也遷之所以取于游俠者止謂其布衣匹夫趋人之急以此立名樓護陳遵已為列侯二千石則安取于俠乎原涉二千石子閭里少年宗之因而睚眦殺人何足列也

雞鳴狗盜無不賔禮師古曰謂孟嘗君因雞鳴而得亡出関因狗盜而取狐白裘也

宋祁曰此注疑是孟康

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

宋祁曰一有也字邵本無姚本删

歛其德

劉奉世曰歛字當蒙不字言没非義也歛者猶歛物自飲言不歛有其德

大将軍得之若一敵國云

宋祁曰浙本無軍字

陳周屑

史記作周庸

陜寒孺

史記作韓孺徐廣曰陜疑當作郟南越傳曰郟壯士韓千秋也

臧命作姦剽攻師古曰剽刦也攻謂穿窬而盜也

劉攽曰攻直謂攻奪而取之耳何用知其是穿窬也穿窬而盜亦不甚豪矣然剽是用力淺小之稱攻則用力重害二者異耳

遂去其賊師古曰除去其罪也

劉奉世曰去者遣之令去而已何必除罪

東陽陳君孺

史記作田君孺

東道佗羽公子

史記作趙佗羽公子

萬章師古曰萬音距

師古急就章注曰萬亦𥡴字𥡴者木名因樹以得姓也詩云𥡴維師氏謂女寵之族有姓𥡴者為師氏之官也漢有萬章　王應麟補注曰說文通釋萬州也漢游俠有萬章字子夏𥡴木也詩𥡴維師氏考工記萬與矩同陽夏公曰按廣韻萬與距同注漢有萬章距字疑誤集韻萬讀如規矩之矩距亦有作矩讀

石顯坐專權擅執免官徙歸故郡

宋祁曰越本無徙字

顯貲巨萬當去留牀席器物數百萬直

宋祁曰留字下當有其字

酒市趙君都賈子光

日知錄曰服虔曰酒市中人也非也按王尊傳長安宿豪大猾箭張禁酒趙放晉灼曰此二人作箭作酒之家今此上文有箭張回即張禁也君都亦即放也名偶異耳

五侯兄弟爭名

宋祁曰邵本無兄弟字

為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多持幣帛過齊（師古曰官以物假貸貸人令護監之）

劉奉世曰此謂樓護假貸於人多賚幣帛過齊以施親故爾何乃謬斷其句云監護官貸耶劉攽說同

遂養呂公終身

新城王士正池北偶談曰按此呂公即呂寬父所謂與護相知者當是既執獻寬而收養其父母耳護出入王氏以勢利交得官又患難中殺故人子媚權奸縱養其父母終身罪

雖未減孟堅既誤收之游俠傳中又載此事以為美談首尾自相矛盾又誤之誤者也

可以償博進矣師古曰史皇孫名進而此詔不諱之蓋史家追書故有其字耳

劉攽曰顏云史家追書妄也詔書本字史家何苦改之蓋進音贐自不犯諱也

不如鴟夷師古曰鴟夷韋囊以盛酒即今鴟夷縢也

宋祁曰注文縢當作幐浙本作袋

為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谷口令

劉攽曰史丹在成帝時為大將軍後以光祿大夫養病未嘗為司徒又不到哀帝世此自

原涉為大司徒史耳後人妄加丹字劉敞說同

欲以避客

宋祁曰避字下當有賓字

與屠爭言

宋祁曰與屠字下當有者字

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

劉敞曰殺游公父及子謂游公及游公之子

[illegible]耳[illegible]

能得死士可用

宋祁曰越本作士死

賓客車数十乘

宋祁曰十越本作千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佞幸傳第六十三

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師古曰每賜輒鉅萬如此者十數

劉攽曰積前後賞賜盈鉅萬者以十數爾不謂一賜則鉅萬也

下吏驗問頗有遂師古曰遂成也成其罪狀

劉攽曰遂字屬下句

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

宋祁曰浙本無新字越本無諸字

延年輙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

宋祁曰景德本承作丞又一本無新字

宣帝時任中書官

宋祁曰任中字下當有尚字

顯代為中書令

愚按後書侯霸傳族父淵以宦者有才辯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太常侍顯傳但言牢梁陳順而不及淵當時如淵者蓋亦多矣

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

宋祁曰浙本無事字

罷遂歸故官

劉攽曰郎宜作故

淳于長字子孺

宋祁曰孺越本作鴻校本作孺

未進

宋祁曰進字上當有得字

偏藉上褎

宋祁曰褎上當有衣字

土木之功窮極技巧

西京雜記曰哀帝為董賢起大第於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畫雲氣華蘤山靈水怪或衣以綈錦或飾以金玉南門三重署曰南中門南上門南更門東西各三門隨方面題署亦如之樓閣臺榭轉相連注山池玩好窮盡雕麗

及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

宋祁曰柙字下當有皆字

皆知宏及栩丹諸侯王后親

宋祁日知字上當有中字

朕惟噬膚之恩未忍

日知録曰是取易睽六五厥宗噬膚言貴戚

之卿恩未忍絶

宴見羣臣在前

宋祁曰臣字下當有賢字

光入閤

宋祁曰入字上當有又字　愚按不必有又

字前却入入門後入閤耳

久為郡守

劉攽曰多久字

從容視賢笑

宋祁曰賢字下當有而字　愚按祁好妄加

此亦何用而字

賢頓首幸甚

宋祁曰首字下當有曰字

禁止賢不得入出宮殿司馬中

宋祁曰入出當作出入中字上當有門字

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

劉攽曰案後漢傳浮祇為大司空未嘗為司

馬明多兩字

蕭咸外孫云

宋祁曰咸字下當有之字

匈奴傳第六十四

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曰北洛即漆沮水也本出上郡雕陰泰冒山）

宋祁曰注文冒一作昌越本作冒

當時秦襄公伐戎至郂

劉敞曰當字下宜有是字

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

宋祁曰郤本樓煩陰山為句

名曰冒頓後有愛閼氏（師古曰閼氏匈奴皇后號也閼音於連反氏音支）

宋祁曰冒音墨頓音毒無別訓姚令威云僕閱董仲舒傳冒音莫克反又如字司馬遷傳亦音莫克反　劉攽曰匈奴單于號其妻為閼氏爾顏便以皇后解之太俚俗也

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

史記索隱曰玄晏春秋云士安讀漢書不詳此言有胡奴在側言之曰此胡所謂天子與古書所說符合

直上谷以東

劉攽曰以東屬下句

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

劉攽曰衍國字

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

宋祁曰百長下舊本有行長二字

孤僨之君

日知録曰僨如左傳張脉僨興之僨倉公傳

所謂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

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

宋祁曰越本無平字

未嘗聞中國禮義

宋祁曰晏本無嘗字

其發邉吏車騎八萬詣高奴

愚按史記及本書灌嬰傳皆云發車騎八萬

五千與此不同

故使郎中係虜浅奉書請

史記虜作雩

比踈一

史記踈作余

黄金犀毗一

史記犀毗作胥紕

至制易姓

宋祁曰至制舊本越本作至到

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

劉奉世曰鄰上宜有有字不然衍使字　愚

按史記云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敵之

國此特改便為使耳使字屬下讀不宜有有

字也

俱蹈大道也

劉敞曰衍也字

跂行喙息師古曰跂音啟

宋祁曰注文啟字越本作岐字

朕釋逃虜民師古曰謂漢人逃入匈奴者令不追

劉奉世曰逃去者虜去者為二事

尉史知漢謀迺下具告單于

劉攽曰迺下具告單于作一句

會燕救之至

劉攽曰行之字

盡亡其軍

劉奉世曰既云死者過半又云盡亡其軍與

武紀本傳無同者必有一誤

西減北地以西戎卒半

劉敞曰西當作而

至匈奴河水

劉敞曰趙破奴傳但云至匈河此衍奴字劉攽說同

愚按此亦仍史記之文或趙破奴傳脫奴字

子啓師盧立

史記啓作烏

而單于年少

劉攽曰而改兒

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

史記云軍中鄭縱為䕶維王為渠相與謀曰

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

與彊弩都尉會涿邪山

史記邪作涂𡍼廣曰涂音邪

長子左賢王立為狐鹿姑單于

索隱曰張晏云自狐鹿姑單于已下皆劉向

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匈

奴傳有上下两卷

今何故不用

宋祁曰越本無今字

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

秦人守之

日知録曰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

其子孫尚號秦人非也彼時匈奴謂中國人

為秦人猶今言漢人耳西域傳匈奴縛馬前

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師古曰謂

中國人為秦人習言故也是矣其言與秦人

守者匈奴以轉徙為業不習守禦凡穿井築

城之事非秦人不能為也大宛傳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亦謂中國人後漢書鄧訓傳發湟中秦胡袁紹傳許賞賜秦胡秦者中國人胡者胡人猶後人之言蕃漢也

日逐王先賢禪

宋祁曰禪當作撣

右奧鞬王為烏藉都尉

劉攽曰衍為字　劉奉世曰為當作與

呼韓邪破其兵

劉攽曰多呼韓邪三字　宋祁曰浙本無破其兵三字

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師古曰於甌脫得聲問云殺之〕

劉攽曰郅支殺谷吉漢不聞音問而降者言甌脫殺吉甌脫屬呼韓邪故漢責其傳也言皆者吉有徒衆

康居亦遣貴人橐它驢馬數千匹迎郅支

宋祁曰景本無馬字史館本添

遣子右於涂仇揮王烏夷當入侍

宋祁曰揮舊本作禪

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師古曰就大鷲也〕

宋祁曰注鷲當作鵰

直斷閉之

宋祁曰關當作閉

其報必大師古曰漢得此地必厚報賞單于

宋祁曰賞字當作償

去胡來王唐兜

日知錄曰師古曰為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為王號非也西域傳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

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

日知錄曰其時尚未更名當曰臣囊知牙斯作史者從其後更名錄之耳

未見新印文

宋祁曰一本作止不見新印文

因上書求故印

日知録曰故印已壞乃云因上書求故印者

求更鑄如故印之式去新字而言璽

將率不敢顓決以聞

宋祁曰決一作使

以護送烏桓為名師古曰陽言云護送烏桓人衆實来為寇

宋祁曰注文陽字楊本作楊

遣厨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歆颯

宋祁曰府字上當有右字

如其後嗣遯逃竄伏師古曰遯古遯字

隸辨曰鄭烈碑肥遯而不悶按易遯卦釋文遯字又作遂又作遁同詩大雅寧俾我遯釋文云遯本又作遂

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

習學記言曰嚴尤稱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蝱

之螯毆之而已班固言春秋內諸夏外夷狄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貢献則接以禮讓覊縻不絶此謂三代以前制御夷狄之常文也堯舜雖屬士官亦皆常文至于三苗鬼方玁狁淮夷何嘗不以為大患又况匈奴之強乎舜禹治天下皆服獨以苗為終身憂高宗伐鬼方著于文象自文王畏玁狁及淮夷横南方一能征伐便作歌頌更有如匈奴者侵寇宜何以待之安得持虚文空義自取困辱

固徒知秦漢之難而未知堯舜三代之不易也　又曰孝文遺尉佗書孝武罷輪臺詔萬里外作家人父子對面言語此心既發隨輒受驗雖古人責治不至如此之急然與夫隱蔽夸餙中外不相應者去治亂安危之機遠矣乃知盤庚所謂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雖先王臨下之道當如此然亦未嘗不以為難也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乃拜蒙以郎中將

劉攽曰當作中郎將後使相如以郎中將往

諭同

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

徐廣史記音義曰漢中巴郡廣漢蜀郡

滇王當羌迺留為求道

宋祁曰遷史當作嘗注云嘗一作賞

四歲餘

宋祁曰据遷史當云為求道西 此四字當屬

上句作西

其旁東北勞深靡莫

史記勞深作勞濅

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

愚按上云勞深靡莫此直云勞莫刪之無理

疑有脫簡

滇舉國降

劉攽曰多一滇字　宋祁曰郭本無滇字

西南夷君長以百入

宋祁曰百入越本作数謝本作入

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為牂柯太守

愚按華陽國志此下更有何霸為中郎將出

益州

路遺閩粤西甌駱

宋祁日甌集韻於口反駱越種也

朕高皇帝側室之子

日知録曰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非也春秋左氏桓公二年傳曰卿置側室杜解側室衆子也文公十二年傳曰趙有側室曰穿

即藏其先武帝文帝璽

愚按史記南越傳祇言藏其先武帝璽蓋尉佗僭帝號璽耳胡謚文文王未嘗僭帝此稱

文帝諱

鏦嘉以弟

宋祁曰鏦字上別本有欲字

封其子廣德為龔侯

史記作龍亢侯功臣表作龍侯

令粤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

愚按粤人史記作罪人下文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伏波將軍將罪人皆是班氏改罪為粤直言使粤人自攻其國耳義頗不明

挫粤鋒以粤數萬人

劉攽曰挫粤鋒以粤多一粤字

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師古曰来降者即賜以侯印而放令還更相招諭之也

劉奉世曰何必侯印耶

乃使中郎立丑為粤繇王

劉攽曰當作中郎将

封陽為印石侯

宋祁曰印當作夘

朝鮮王滿燕人

魏略曰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衰燕自尊

為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為王欲興兵逆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西說燕燕止之不攻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潘汗為界朝鮮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否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否死其子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亡往準準乃置之於西方及漢以盧綰為燕王朝鮮與燕界於溴水及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為

胡服東度浿水詣準降說準求居西界故中國亡命為朝鮮藩屏準信寵之拜為博士賜以主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衆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攻準準與滿戰不敵也

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

史記正義曰顔師古云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浿水何因刺殺也按裨王乃將士長恐顔非也

將卒不能制

宋祁曰卒越本作幸

即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
宋祁曰戲下字上當更有軍字

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
宋祁曰攻當作攻一本作攻字

西域傳第六十六

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
水經注曰河水重源有三非為二也一源西
出身毒之国葱嶺之上西去休循二百餘里
皆故塞種也南屬葱嶺高千里河源潛發其

嶺分為二水一水西徑休循國南在葱嶺西

又曰涼土異物志曰葱嶺之水分流東西

西入大海東為河源禹記所云崑崙者焉張

騫使大宛而窮河源謂極於此而不達於崑

崙者也河水自葱嶺分源東逕伽舍羅國釋

氏西域記曰有國名伽舍羅逝城南有水東

北流出羅逝西山山即葱嶺也　又曰南源

導于闐南山俗謂之仇摩置自置北流逕于

闐國西東去陽關五千餘里

始築令居以西　師古曰令音鈴

宋祁曰集韻令音連云令居縣名在金城郡

都護治烏壘城

宋祁曰烏壘下監本有孫字

去陽關千八百里

宋祁曰越本八作六

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

宋祁曰淳化本作丞相將軍百官景德監本

及浙本作丞相率百官無將軍字今越本作

丞相將軍率百官

當白龍堆乏水草

後魏書西域傳曰鄯善國所都城方一里地
多沙鹵少水草北即白龍堆路

河原出馬多玉石

魏西域傳曰于闐城東三十里有首拔河中
出玉石

烏秅國

劉敞曰秅當作秺

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云

水經注曰郭義恭云烏秅之西有縣度之國
山谿不通引繩而渡故國得其名也其人山
居佃于石壁間累石為室民接手而飲所謂

猿飲也

南與婼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

劉奉世曰按婼羌小國最近陽關去長安六千里耳在都護之東而此渠勒于闐難兜之類去長安且萬里東北行數千里乃至都護安得與婼羌相接必誤

北與撲挑

宋祁曰景本挑作桃

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

魏略西戎傳曰前世謬以為條支在大秦西今其國實在東前世又謬以為彊於安息今更役屬之號為安息西界前世又謬以為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謬以為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謬以為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

後魏書西域傳曰去從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四萬餘里於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前史云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

所入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

愚按魏西域傳云安息在葱嶺西都蔚搜城

蔚搜或是番兜語訛耳

安息東則大月氏

愚按此與史記說同魏西域傳云在大月氏

西北

大月氏國王治監氏城

魏西域傳曰都盧監氏城

東羈氏匈奴 師古曰為匈奴所羈韋也

日知錄曰言不純臣但羈縻事之與烏孫羈
屬意同當用彼注刪此注
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
刋誤補遺曰周日用日聞蘇武牧羊之所祗
一地號北海容齋隨筆曰蒲昌非西海題亦
亭居一澤耳仁傑讀禹貢正義江南水無大
小皆呼為江太康地記河北得水名河塞外
得水名海因是悟大澤蒲昌名海者如此又
吐蕃吐谷渾有列謨海怒諶海拔布海青海
柏海烏海匈奴中有翰海勃鞮海私渠海伊

連海與于闐條支所謂兩西海此及匈奴所謂兩北海皆藪澤或海曲耳非真西海北海也

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

刊誤補遺曰史記作鑄錢器仁傑詳下文謂當從史記為正按罽賓傳有金銀銅錫為器金銀為錢則錢器自是兩事奉世言蒐衆弓矛之兵耳器不銛利器謂兵器也大宛諸國但有弓矛所謂它兵器者謂凡弓矛之外者

也所謂得黃白金以為器者黃金謂銅白金謂銀錫皆可作兵器者婼羌傳云山有鐵自作兵難兜傳云有銀銅鐵作兵按越絕書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谷涸而出銅歐冶子因以為劒郭景純謂古首通以錫雜銅為兵器是也若曰彼不知鑄作之利當併舉諸金言之又豈止一物而已哉

休循國王治烏飛谷在蔥嶺西

郭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蔥嶺其山多大蔥

相大祿左右大將二人

宋祁曰楊本無左右二字

大將都尉各一人

宋祁曰楊本大將作大夫

武帝即位

劉敞曰衍位字

上廼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

宋祁曰越本弟字下無子字

穿早鞮侯并以面

宋祁曰面當作西

賜以公主田宅奴婢

宋祁曰舊本主作第

漢遣之卒百人送烏孫焉

宋祁曰越本邵本無烏孫字

更以季父左大將樂代為昆彌

宋祁曰大將樂代為昆彌當作代將樂大為昆彌

漢恨不自責誅末振將

宋祁曰越本無責字

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十一里

宋祁曰監本作千二十里晏本作二千二十

里

能鑄冶

水經注曰釋氏西域記曰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則火光晝日但烟入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鐵恒充三十六國用故郭義恭廣志龜兹

能鑄冶

烏壘

水經注曰治烏壘城東去玉門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爲中故都護治焉

故輪臺以東

宋祁曰舊本以東有以字元祐考異及越本無以字當除之

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師古曰言錐刀及黃金采繒與此旁國易穀食

刊誤補遺曰按錐當作錢其偏旁轉寫以戔為隹耳周官泉府鄭司農云故書泉作錢䟽曰泉與錢今古異名食貨志錢輕重以銖利於刀流於泉如淳曰名錢為刀以其利於民也禮記正義世猶呼錢為錢刀古辭白頭吟

男兒欲相知何用錢刀爲則錢刀之稱從古固然西域諸國如罽賔烏弋安息皆有錢貨惟渠犂旁國少此故貴黃金采繒可以用此易五穀史記大宛以西其他無絲漆不知鑄錢器亦謂是也錐刀字見左傳杜注錐刀喻小事也若作少錐刀恐無意義　又曰貴黃金采繒漢紀作黃鐵二文不同仁傑按實金謂之黃金銅亦謂之黃金晉灼曰諸賜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謂錢也此以實金爲黃金舜典金作贖刑孔傳曰金黃金也呂刑其罰

百鍰孔傳曰鍰黃鐵也孔穎達謂古者金銀銅鐵揔名為金黃金黃鐵皆今之銅也此以銅為黃金然則西域傳所云黃金漢紀所云黃鐵是皆指銅言之微荀氏之書讀者不以是為實金者幾希

宜給足不可乏

日知録曰當作可不乏

或以為欲以見疆

宋祁日別本欲字下有式字劉贇考異無式

字故除之
修馬復令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亭有牝馬民養馬皆復不事
宋祁曰注文牝應作牡
卑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
劉奉世曰下國字當作谷
胡騎引去
宋祁曰淳化本作引兵去熙寧本及越本無
兵字
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貴
將詣闕賜第與其妻子居
劉敞曰漢求車師王耳烏孫貴將反詣闕又

賜第與妻子居非理也按鄭吉傳送車師王
妻子詣長安今漢復責烏孫求車師王故賜
車師王第使與妻子居耳又當云烏孫遣其
貴人將詣闕

以道當為拄置心不便也
劉敞曰道當為拄置者親道出車師後王國
則漢使往来當為之供億故心不便也往置
猶言儲偫　宋祁曰按通典道下有通字

又去胡来王唐兠國比大種赤水羗
魏略西戎傳曰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

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亦水

迺表河曲列西部

宋祁曰新本西作四

外戚傳第六十七

梁書劉之遴傳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　習學記言曰李延年佳人歌漢武傷李夫人詩詞司馬相如詞賦郊祀樂章皆一體以此被于聲歌而欲慕韶勺之盛哀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常與死為伍

日知録曰言濱於死以公主女配帝為皇后

禮記哀公問疏曰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卿迎上公臨之許氏謹按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為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也

葬南陵

雍録曰薄后不祔高帝陵而葬於文帝陵東南二十里亦仍覇陵之名故加南以別之是為南覇陵也

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師古曰時於軒中侍帝権主衣裳軒謂軒車即今車之施幰者

劉熙釋名云廁或曰溷或曰圊或曰軒前有伏似殿軒也　愚按軒車為軒軒堂亦為軒爾雅釋宮無軒經傳亦未有言然前有軒轅後有長庭國策已有斯目周禮小胥云天子宮縣諸侯軒縣鄭注不解軒字之義疏引左氏杜注為車輿當是後人為軒堂之軒仿車輿三面而為之此軒之所以得名主家非無華屋子夫侍尚衣亦不當在車軒之中此類

氏泥古之失也

黄門蘇文姚定漢

愚按蘇文即助江充掘巫蠱後焚於横橋上者姚定漢曾使大宛見張騫傳

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

水經注曰弘農湖西而北一里即李夫人冢冢形三成世謂之英陵　三輔黄圖曰李夫人墓東西五十步南北六十步高八丈在茂陵西北一里俗名英陵亦云集仙臺一曰高三十丈　周回六百六十步

遥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

愚按史記封禪書及桓譚新論皆以為王夫人

亂曰師古曰亂理也總理賦中之意

刊誤補遺曰按國語閔馬父論商頌其輯之亂章昭曰輯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按昭謂歌詩節舞於理則然若曰曲終變章亂節則事正相反樂記言大武之舞復亂以餝歸正義曰亂治也復

謂武曲終舞者復其行位而整治蓋舞者其初紛綸趾節不依行位比曲終則復整治爲故謂之亂今舞者尚如此詩樂所以節舞者也故其詩辭之終亦謂之亂商頌輯之亂是已樂曲之終亦謂之亂關雎之亂是已離騷有亂辭實本之詩樂而此賦又本之離騷其他作𥿄辭重曰者於義亦通然非詩樂本指

元始三年生昭帝

史記索隱曰按元始當作太始

有過見譴以憂死因葬雲陽

褚先生續史記曰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識其處

上於是采劉向谷永之言以報

習學記言曰觀成帝采賢良方正之語以報後宮豈所謂側正修行欲銷去之者耶然違進許班罷將衰遂以經義移其愛心至白玉增黃金釭藍田明珠翠羽為飾則不復計矣

宜許后謂端遇竟寧前也成帝既無保家之
心而谷永杜欽佐佑權臣徒使詩書格言流
轉閨闥為宮妾宦女嗟怨詬病之本悲夫
丞知是何等兒也
日知錄曰言藏之以辨是男非女師古註非
奈何令長信得聞之
日知錄曰謂何道令太后聞之
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云
水經注曰渭水又東逕覇縣北與高陵分水
水南有定陶恭王廟傅太后陵潘岳關中記

漢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共陵也諸侯皆如
之恭王廟在霸城西北廟西北即傅太后陵
不與元帝同塋渭陵非謂元帝陵也蓋在渭
水之南故曰渭陵也陵與元帝齊者謂同十
二文也

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冢次
日知錄曰按丁姬先已葬定陶此及丁姬三
字衍

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
水經注曰今其處積土猶高世謂之增墀又

亦謂之増阜俗亦謂之成帝初陵處所未詳
也　又曰今其墳冢巋然尚秀隅阿相承列
郭數周面開重門内夾道有崩碑工所世尚
謂之下照儀墓又謂之長隊陵蓋所毀者傳
太后陵耳丁姫墳墓事與書違不甚過毀未
必一如史説也瀆南魏郡治也世謂之左城
亦名之曰葬城蓋恭王之陵寢也
終沒至迺配食於左坐
日知録曰謂合葬渭陵配食元帝
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豐歆授皇后璽紱 師古日本

自恭第以皇后在是因呼曰宮

錢塘鄭江曰當於第字句宮即大司徒馬宮師古誤牽上句讀耳

元后傳第六十八

舜起媯汭以媯為姓

蕭該音義曰字書曰媯舜姓也該案舜居媯水因以為姓

三世稱王

宋祁曰舊本三作二

莫得進見者

宋祁曰越本無者字

通達有異材

宋祁曰舊本異字上有奇字考異無故削之

今越本亦無

鳳内不省責

宋祁曰省字上當有自字

以盪腸正世

宋祁曰腸當作腹

日月益甚

宋祁曰越本月作日

曲陽最怒
宋祁曰怒音暖五反上聲
壞決高都連竟外杜
水經注曰沈水又北流注渭亦謂是水為滈
水也故呂忱曰滈水出杜陵縣漢書音義曰
滈水聲而非水也亦曰高都水
土山漸臺西白虎
宋祁曰浙本西字下有象字
曼寡婦渠
宋祁曰婦舊本作娣

太皇太后詔休就第
宋祁曰越本無太皇字
迺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師古曰邑外謂之郊近二十里也
宋祁曰注文近字下當有郊字　劉奉世曰
言郊不必二十里也鄠槐里馬得云近
夏遂籞宿鄠杜之間
宋祁曰籞一作御
以孺子未立

宋祁曰别本作未即立或作未即位

臣等已無可言者

辨惑曰師古日言不可諫止此說非也其意
云不足道而已

迺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

史記正義曰太后怒投地其角小缺
知而兄弟今滅族也

宋祁曰越本知作如考異更作如
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

劉奉世曰當云新室文母皇太后
協于新室

宋初日熙寧監本作協于新淳化本作新室